

第一章

恩怨错结说还休 雨过天晴望未来

第一节 后院起火岂旁观 伟人笑谈点江山

越南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梦魇。胡志明坚定地说：“土顾问我们也要！”毛泽东对朱德说：“你就大方一点吧。”毛泽东问道：“这中南海明明是个湖泊，干吗称为‘海’呢？”胡志明请陈赓吃红烧乳猪，陈赓说：“看来我恭敬不如从命了。”胡志明和董必武两位老人，并肩行走在青山绿水间。

越南战争的梦魇

1776年7月4日，在费城召开的反对英国殖民者残酷统治的北美人民“第二次大陆会议上”，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

司令，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地球上一个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这一天因而被定为美国的独立日。

1969 年的独立日这天，位于美国中心地区肯塔基州的巴兹镇却沉浸在一片浓重的悲哀之中，没有彩旗，没有旅行，没有野餐，人们奉献给节日的礼物是这天刚刚从遥远的亚洲越南战场上送回来的 4 具年轻人的尸体。

一个值得庆贺，被美国人民引为自豪的节日成了哀悼日。

巴兹镇的市长在市里的纪念碑上刻下了 4 个新的名字，下令哀悼 4 天。

祸从天降，整个巴兹镇，不仅是那些参战者的家庭，而是每一个活着的人，内心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越南战争的阴影再一次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这个小镇的 15 个儿子在越战中死去了，其中 4 个死于 1969 年 6 月 19 日这一天，在岷港以北一个名叫战斧火力基地的高地上。他们都是国民警卫队的后备队员，在新春攻势后才应召入伍的。即使在那个作为分界线的时期，巴兹镇的孩子是毫不迟疑地奔赴越南的。巴兹镇的市长说：“毫无疑问，我们感到我们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一位幸存者说：“我们是预备队，我们一直拿着政府付给我们的钱：是该我们干事情的时候了。叫我们去，于是我们就去了。”

另一位幸存者说：“我觉得是对的，我在预备队里，我愿意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一位送子上战场的母亲回忆道：“他不断地对我说，别哭，妈妈——我会回来的。但当我最后看他时，他的眼里也滚出了泪水。”

这些家庭唯一能够引以自慰的是想到他们的孩子们一起在小镇上长大，在部队里也会被编在一起，得以使他们能够互相照应。

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战争恶魔的残酷。为了所谓的“自由世界”的利益，为了履行所谓的公民的义务，在他们踏上遥远的征程那一刻起，事实上，就注定了不可避免的不幸的结局，正如前侵越美军司令哈金斯将军常点头微笑引用英国诗人吉卜弗所写的诗句：

战斗的尽头是白色的墓碑，
把新逝者的名字刻上，
还有那阴沉的铭文：
“这里躺着一个傻瓜，
他曾想夺取东方。”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这是正义之师正义之战的豪迈和悲壮。然而，越南战争并非如此，这是一场不为美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不义之战，这场战争带给美国的不是荣誉和自豪，而是沮丧和创伤。

巴兹镇一位年轻的寡妇，在收到政府发来的死亡通知书及慰问电时，她的女儿才刚刚出生5天，她说：“我感到她的父亲是被骗走的——我感到害怕。”另一位母亲说道：“他们被欺骗了——所有的孩子们。”

市长说道：“这儿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决不会忘记——事情就是如此简单。”但是，尽管巴兹镇的人们都无法忘记这场战争，却谁也不能说他就理解这场战争。巴兹镇的一位退伍军人说：“你知道，我在那里呆了一年，我从来就没能培养起对那里人的爱心。也许我应该爱他们，这是我需要寻求的东西。但我爱这个国家，我的这个国家要我去，这就是我去的原因，并且，我是愿意去的。也许我还会再去其它地方，谁知道呢？”

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的卷入，约翰逊的陷入，一直到尼克松的撤军，越南问题困扰了四任美国总统。

时至今日，越南国土上的硝烟早已消散，经过炮火洗礼的热带丛林依然生机勃勃，美国政府搜寻越战遗骸的小组也征得越南政府的同意前往昔日的战场，一切似乎都已改变，然而，伴随着整个时代过来的所有美国人仍深深体会到：在一个恶梦醒来的早晨，他们发现，越南战争对于他们将是一个房屋的梦魇。



中越两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正如胡志明在一首诗中所写的：“越中情谊深 同志加兄弟。”

胡志明没有夸张，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时刻注视着越南的战事，并把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看作是对中国的侵略，并且把中国当成越南的大后方。

在“北部湾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1964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发表声明：

美国点起了侵略战火，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力，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力。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坐视它遭受侵略。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在“北部湾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8月8日，北京近百万工

人、农民、机关干部、民兵、街道居民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北部湾事件”发生的第五天，8月10日，北京举行10万人的盛大集会，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陆定一，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等出席了集会。

1965年2月10日。中国首都北京举行150万人集会示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反美斗争，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飘扬，标语牌林立，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着醒目的巨幅标语。天安门城楼前面，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写道：“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越南南方的斗争形势在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下，发展很快，美国的战略计划连连受挫。约翰逊吃睡不宁，这一天，他又飞抵檀香山，召集军政头目紧急磋商越南局势。他说：

“越共在南方势力发展之快，真叫人难以置信，但已是事实。如不迅速切断它的后援，西贡政权就危在旦夕，美国长期的军援就将毁于一旦。”见幕僚们面面相觑，约翰逊加重了口气：

“若不加以制止，照此发展下去，中国的势力、苏联的势力势必南下，共产党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可能控制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要道——马六甲海峡，美利坚合众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将蒙受重大损失。到那时再下决心与共产党争夺，调整军事部署对付共产党势

力的扩张，对付苏俄在亚太地区的进攻性策略，就为时太晚了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国务卿腊斯克听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寒颤。一年前，在珍珠港决定了一项重要军事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实施后被称为“东京湾事件”（即北部湾事件）。国务卿腊斯克参加了计划的制定，驻西贡的前后两任大使洛奇、泰勒也在场，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信心十足。8月开始袭击北越海军舰艇基地、油料辅助库及其它北越军事设施。后来美军又轰炸北越交通线和工业城市，轰炸胡志明小道。

越南的战事，让麦克纳马拉大伤脑筋。这位国防部长觉得空中轰炸仅能减缓北越的支援，而不能切断这种支援。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出兵从北越登陆，占领河内，彻底摧毁北越基地。麦克纳马拉脑海中曾多次浮现麦克阿瑟当年在朝鲜战场的危急关头，果断地派兵从仁川登陆，切断金日成部队的后勤补给，南北夹击十几万北朝鲜军队，并迅速向三八线推进的情形。对此，麦克纳马拉曾多次向总统建议，实施这一计划。但是，约翰逊认为，此举非同小可，关系重大，迟迟未能作出决定。

对于这位国防部长的主张，在五角大楼内部的想法也不尽统一。大家最担心的是：这样做，中国是否会出兵，是否会像朝鲜战场那样。他们对朝鲜战场失败的教训记忆犹新。一些高级将领认为，只要美国军队接近越中边境，肯定会引起中国的干预！

麦克纳马拉对此有些不快：“如果我们前怕狼，后怕虎，会什么也干不成，只好束手待毙！”他忽然想到1945年9月23日，法军军舰运载两万军队在北越海防登陆，不久进入河内，把刚刚宣布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官员赶到了越北山区的情景。他突然兴奋起来，对着三军参谋长，对着其他五角大楼的军事要员说：“约翰逊总统5月30日对漫画家们说过，有人在作战，有人在受苦，有

人死去，战争就是这样！总统 6 月 8 日在电视广播中宣布美军在越南直接参战，并没说不包括在北越登陆。为了平息越共的进攻，我们必须当机立断！”

万万没有料到，这项计划还在酝酿之中，就被一家报纸捅出去了。6 月 17 日，伦敦《每日快报》驻华盛顿记者首先透露出这项重要决定：“这项计划将重复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将军的做法，当时麦克阿瑟决定在仁川登陆，切断北朝鲜的通路……对于这项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得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而且已提交约翰逊总统。”顷刻，东西方舆论哗然。

更使麦克纳马拉大为恼火的是，在他拟定这项重大计划之前，就被善断多谋的胡志明所料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开始针对美国占领首都河内的侵略计划进行战备，同时，胡志明秘密访华，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帮助。

这是胡志明第二次秘密访华，上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法。那是 1950 年 1 月底，胡志明来到了由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2 月 3 日，胡志明自中国东北乘飞机直抵莫斯科，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拜会斯大林，同时，利用周恩来、毛泽东也在莫斯科之际，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斯大林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以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

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了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弹药援助的要求。

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他希望与中国人商量之后决定。

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再次谈到了他关于“世界形势”的认识。

他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

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

斯大林宣称，援助中国搞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

最后，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打完了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军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在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随即，胡志明随同毛泽东的专列离开莫斯科回中国。

途中，胡志明向毛泽东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提供武器弹药的要求。

“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呵。”毛泽东听了对方的要求后幽默地说。

“土顾问我们也要！”胡志明坚定地说。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中央军委会议，讨论援助越南问题。

大家的意见是，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越南抗法战争胜利，也会使中国南翼的安全得到进一步保证，从根本上说，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所在。

胡志明完全意识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诺意味着什么。

他高兴地对越南海外事务工作的负责人黄文欢说：“现在中国已解放，力量对比有利于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有利于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抗战几年来，依靠本身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中国决定在各方面向我们提供援助，因此我们目前对外工作的重点不在泰国，必须转到中国。你可能要留在北京接受新的任务。在工作过程中要努力学习许多新的事物。但最有利的一条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位同志都表示要尽力支援

越南人民的斗争。尽管中国刚刚获得解放，他们还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

1950年3月9日，经过50多天的辗转跋涉，中共中央联络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终于踏上了越南的国土。

此时胡志明在访问了苏联和中国之后，已经先罗贵波一步回到了越北根据地。

待罗贵波稍事安顿，胡志明便请他参加了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前后持续了两周，详尽讨论了如何打开越中边境局面，以便接受中国援助的问题。

同时，越方提出了请求中国进行军事、经济援助的一揽子方案。

越方在会议开始就强调，当务之急是组织一个战役，将法军封锁的越中边界线打开一个口子，开辟一条中国至越南的交通运输线，将援助的物资运进越南。

为此，越南方面制订了两个作战方案：一是先打老街，打开中越云南边界的通路，争取利用滇越铁路之便运输援助物资；一是先打高平，打开中越广西边界。

3月19日，罗贵波在研究了越方提供的有关材料，及经过实地考察后，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报告了与越共中央协商的结果：准备实施一个边界战役，请求中国政府予以支持，派出得力干部帮助越方打赢这一仗。

同时，罗贵波还向中南海报告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如果先打老街，打开云南方向的边界，则因云南地势太偏，那里的物资和交通条件不足以供应越南战争的需要。从这点上看，应首先打开高平。

中南海回电，虽未置可否，但电文倾向于同意罗贵波的意见。

要打仗，必须有部队；要打胜仗，必须有战斗力强的部队。当

罗贵波视察了越南人民军后，他吃惊不小，这严格地说不能算是正规部队。

几十年后，罗贵波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没有想到越南的情况竟是这样的，部队普遍缺粮，油更谈不上。战士们体质虚弱；衣服多已破旧，大多数人打赤脚。武器装备更差，什么型号的枪都有，弹药的补充很困难，特别是他们没有打过较大的战役，缺乏攻坚战的经验。纪律也松弛，这样的部队怎么能在越中边境打大的战役呢？”

罗贵波根据越方的实际情况，向他们提出：“要打通中越边界，是要把军队捏起一个两个拳头的。目前越南部队大都以营、团为单位独立活动，力量过于分散，越南党中央应早下决心，组建起一个或两个正规的作战师。”

不仅罗贵波发觉了越共部队问题，越共中央也发现了自己致命的弱点：“我们的政治基础强大，后方巩固，军民士气高昂。但我们还缺乏正规军，缺乏攻坚和攻城的兵种和重型武器，缺乏快速通讯手段，缺乏真正懂得韬略的指运动战的干部。”

于是，越方正式向中方提出训练 2 个整编正规师，请中国在云南和广西两省提供地点，将需要整编的两万名越军主力开到中国去整训，由中国对这部分越南部队进行武器弹药、医药和通讯器材方面的全部装备。

同时，为了顺利实施拟议中的越中边界战役，胡志明请毛泽东下令向越军派出军、师级的军事指挥员担任战役顾问，派出团、营级的军官一批到越南部队中担任团、营顾问。

1950 年春，越军第一个正规的整编师——308 师（当时称“大团”）组建起来了，由王承武任师长，双豪任政委。

毛泽东很快便作出了决定：同意在中国境内整编越军。

进入中国的越军将分为两部分，进入云南文山地区的 308 师，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3 军负责整训；越军的另一支主力部队——174 团和 209 团，开入中国广西龙州，由广西军区整训。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里，为组成军事顾问团入越，协助越军作战的事宜，与中央军委的其他几位领导进行讨论。

“朱老总，你看由谁来担任此次入越援助的领导？”毛泽东见开会人员到齐后，便直接向朱德发问。

“这次入越的情况比较复杂，必须是一位军、政皆熟的人。”朱德静静地坐在那里，表情十分严肃。

“不错！”周恩来接过了话茬儿说：“这不仅关系到越南人民是否能够战胜法国殖民者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新中国能否立足于世界强林之中。谁去，我们必须慎重考虑一下。”

“恩来说的不错，此人必须得慎重慎重再慎重。”毛泽东理了理头发说。

“我与恩来同志商量了很多次，以致决定让原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韦国清来担任。”朱德说。

“韦国清吗？22 年前与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他们一起参加百色起义的，又进过红军学校学习，还参加过塔埠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和上海战役，在军、政方面确有一定的才能。”毛泽东说。

“主席真是好记忆啊，多少年前的事都记得一清二楚。”

“这叫着知彼知己，方可做到百战不殆。”毛泽东哈哈一笑道。

“韦国清现在是否在北京，我要立即见他，与他探讨一下。”

“他在北京，本来准备让他到外交部任职，故此将他调至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工作，还没有定下来。”周恩来说。

“我看……”

毛泽东看了看众人，停顿了片刻说，“以第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一个师的全部干部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

众人听后都默默地点了一下头，等待着毛泽东继续讲下去。

“再由第三野战军调集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班子，由第四野战军抽调一个军事学校的班子担任越军军事学校的顾问。”毛泽东又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朱总司令，你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一下吗？”周恩来见毛泽东说完了，便把目光转向了朱德。

“让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各抽调营以上干部 13 名，参加军事顾问团，担任越军高级指挥机关和部队的顾问，或助理顾问。”朱德说。

随即，中国大陆上的电波频频从北京呈发射状四处散开。

第三野战军负责人和韦国清商议后作出决定，由在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首长组成顾问团团部。这个总队的队长和政委、政治部主任三人，按照韦国清的指定，分别由梅嘉生、邓逸凡和李文一担任。

一纸纸调令，使刚刚拂去了解放战争征尘的上百名师、团、营级军官迅即离开了各自熟悉的岗位，集合起来，向南方那个多少有些陌生的经纬走去。

就在军事顾问团迅速组建之际，在中越边境上，整训越南正规部队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着。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滇桂黔“边纵”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庄田赶往砚山，会同第 13 军干部整训越军。

为了能使越南人民尽快赶走法国殖民者，中央军委责成第 4 兵团第 13 军负责，向进入云南的越南部队提供全套最新装备。要求“凡是国民党统治区兵工厂制造的武器一件也不给越军，要给，就给全套美式装备”。

第 13 军军长周希汉接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连续一星期挑灯夜战，拟定了整训

越南部队的方案。

越南西北战区负责将领王承武、双豪先期来到云南开远我第 13 军军部，和周希汉军长商议：越南各部队分批开进云南的具体安排。

经过数轮会商之后，双方议定：越军各个战斗单位在河江集结，集结完毕成一批即从麻栗坡进入中国境内；开进部队的掩护问题，以清水河为界，以南由越南部队负责，过河之后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安全警戒。

至于整训地点应该在哪里？越方与中方发生了分歧，越方提出在麻栗坡或在麻栗坡后 50 余公里的文山县城。

但是，周希汉军长对越方提出的两个地点都认为较为不妥。他指出：麻栗坡一来距离边境太近，二者县城地处山沟；文山县有中国军队一个团在那里执行剿匪作战任务，不利于军队训练。最后，越方同意周希汉军长指定的整训地点砚山县。

遵照周希汉军长的命令，设在砚山的第 13 军随营学校数千人于 5 月初搬迁到滇中弥勒县，腾出房子让给即将开进的越南 308 师。周希汉带领一批干部和电台人员紧接着就到了砚山。

从 5 月 7 日开始，越南部队按照事先确定的路线由越南河江省进入云南，越军在麻栗坡县边境老山下的清水河两岸，就把各种枪支放在河岸上，然后徒手进入中国境内，因为越方提出，他们还缺少枪支。我军即表示同意，凡是他们需要的枪支都带到清水河放下，然后运回根据地使用。徒手进入中国的越军在砚山领取全套装备。

可惜，越军的第 36 团被法军隔断在红河三角洲地区，未能来到云南整训。

跨过国境线，越南部队进入结束了战争的和平土地，他们再也不必专拣夜间行军，也不必担心法军直升飞机突然出现在头顶上。

对于越南的这支“两广纵队”，饱受战火和法西斯蹂躏的中国人民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云南当地的百姓沿途箪食壶浆相迎，并举起了无数欢迎的大幅标语。

这支“两广纵队”衣衫褴褛，绝大部分人赤裸着两脚，面色苍白。可是，他们一到砚山顿时变了样。

“两广纵队”按照班的编制走进排好的房子，里面是已搭好了的 12 个铺位，铺位上挂着 12 顶蚊帐。12 支枪排列在门边，其中 10 支步枪、两支冲锋枪，还有崭新的军装……

6 月初，除了 36 团以外，预定的越军各个战斗单位都来到了砚山，越南人民军的第一个主力师——308 师（大团）在中国云南省砚山县正式编成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3 军抽出一个师的连以上干部整训越军。主要内容是班、排、连、营规模的进攻战术训练，单兵技术、战术训练，以及抵近爆破、排雷、设障，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摧毁敌工事的战斗技能训练。

越南官兵对迫击炮抛射炸药包特别感兴趣，认为适宜在越南战场广泛使用。后来的战争果然用上了这一战法，成为摧毁敌军机场飞机和一些非永久性目标的最适用的战法。

中国人不仅为前来整训的越军第 308 师装备了全副美式轻武器，而且还提供了 12 门山炮和充足的炮弹，帮助越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山炮营。

为此，周希汉军长命令该军的山炮大队开赴砚山，从大队长（营长）到连、排长、瞄准手、驭手，一个对一个地手把手训练。最后又把拉炮的骡马一起交给越军，这些骡马都算得上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全部是从北方转战千里来到云南边疆。

事实上，向越第 308 师提供的装备之精良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他们得到了 10 门五七式无后座力炮，乃是解放战争后期重庆

兵工厂的最新产品，中国军队还没有用过便先装备了毗邻之邦。

中南海颐年堂，画栋雕梁。

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师以上干部，部分团级军官和机要人员约 40 人，在 6 月 30 日的下午，早早地来到这里，等待中央领导接见，授予任务。

偌大的颐年堂里空荡荡的，没有沙发，没有地毯，什么摆设也没有，屋子一头摆着两张木桌上连茶水香烟也没有。桌前摆了几十张椅子和凳子，使得整个颐年堂变成了简陋的会议室。

唯一留在颐年堂的便是挂在墙壁上的清代宫廷字画古迹，那些有文化的军官们便乘机移到墙边看个不已。

“首长来了。”不知谁轻轻地说了一声，众人立刻返回到各自的座位前站好。

朱德总司令第一个进来了，随后是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众人中不管是否相识，大家全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刘少奇、朱德先和站在门口的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寒暄，然后拉着他们走到屋子正中的桌前一齐坐下，接着，大家也分别坐了下去。

稍顿了一下，刘少奇又站了起来，点头向大家致意说：

“今天请诸位到这里来，要谈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本来毛主席、周总理都一起要和大家见见面的。”

在这 40 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亲眼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本想借此机会一睹二位伟人的神彩，听了刘少奇的一席话，心中顿时有一种惋惜之情。

“由于朝鲜已经打起来了，情况你们也都看了报纸了，总之情况很紧张，怕帝国主义插手，因为这关系着朝鲜的命运，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所以中央很关心朝鲜的局势，忙得很。主席这几天很操劳。他是夜间工作，白天睡了一会儿，现在他正在休

息，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周总理现在忙着开会，也不能来了。那么就由我和朱总司令来和大家谈谈吧。”

刘少奇稳重地说：“怎么谈？是座谈吧，是不是请大家先谈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提出来。”

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发言。刘少奇转向朱德说：“总司令，你先说说吧。”

“副主席先说吧，”朱德十分谦虚地对刘少奇说。

刘少奇点点头，又一次问道：“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去越南，不愿意离开祖国到那里去工作。是吗？是什么原因呢？可以提出谈谈嘛，有话就直说，如果理由正当。可以考虑不去。”

没有人说话，因为大家都是愿意去越南工作的，还充满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鲜感。在顾问团组建过程中只有一两个人提出过不想去的意见。

刘少奇看着众人，又接道：“没有人说话呀，那我就说了。这次你们去越南工作，是一件大事。去不去，是个原则问题，也是共产党员的立场问题。大家都是党员吧，共产党员怎么看这个问题？是的，我们国家是解放了。但是还要深刻地想一想，台湾还没有解放嘛，大陆上还有残余势力和暗藏的敌人，所以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毛主席说过，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怎样理解呀？我们解放了大陆，蒋介石能甘心吗？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能甘心吗？”

接着，刘少奇又以李自成为例，告诫他们不能骄傲，不能掉以轻心，应时刻提防国际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勾结，颠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现在的胜利只能是开始，不是完成了任务。我们没有理由满足，没有理由骄傲，不能有享乐思想，不能松劲。就拿越南来说，他们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并不亚于我们，所受的痛苦

甚至比我们还重，如同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和越南是近邻，边界上的人民互有亲戚，对于他们的困难我们能袖手旁观吗？能坐视不救吗？如果说，越南被法国占领，我们的边界能安全吗？他们被征服，我们就会受到直接威胁。所以援助越南，既是国际主义义务，也是为了巩固我们自己的胜利。”

刘少奇讲完了，他看了眼朱德，征询他的意见。

“你讲得很好，我完全赞成。”朱德点了点头。

刘少奇说：“你也讲一讲他们到那里去的任务，要注意的工作方法。”

事到此时，朱德也不再推辞，宽和地对顾问们说了起来：

“刘副主席讲的我完全同意。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这次你们去越南，任务很重要，也很艰巨，同时很光荣。你们去干什么呢？不是象外交官那样办外交，而是要去帮助人家打仗，要上战场。帮助不是代替，不要推开人家，凭自己的意志指挥人家。而是出主意，想办法，平时介绍我们的经验，打起仗来帮助分析敌情，提出意见。”

朱德说：“去了还要了解人家的实际情况。人家也有经验，不要看不起人家经验。介绍我们的经验也要切合人家的实际情况，不能照套我们的经验。比如，他们大体上和我们抗日战争时的情况相似，是不是应该以游击战为主呀？在有利的情况下打一打运动战呀？至于具体的作战方式，我看咱们的经验是可以适用的。要打胜仗，部队建设是先决条件，我们军队建设的经验我看都可以用上。那就是要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都要搞好。”

朱德的讲话不长，他在快结束的时候说：“听说越南还很艰苦，你们要准备吃苦，要把艰苦朴素的作风带去，这样可以以身作